

物

文心
编写

霍小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箱

书

霍小玉

文心编写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中国文史人物故事书箱 第二辑

Zhong Guo Wen Shi Ren Wu Gu Shi Shu Xiang

霍小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新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 3.25 印张 60 千字

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 册

ISBN 7-02-002261-8/I·1792 定价：38.00 元(全十册)³

《中国文史人物故事书箱》出版缘起

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北京科文经贸总公司合作，即将推出《中国文史人物故事书箱》。这套书，总计十余辑，每辑十种，首批推出三辑三十种。每种六万字，以明白、晓畅、规范的白话文记叙文史人物。字数虽少，但记叙的都是名人名事，披沙拣金，从大量原始资料中撮取菁华。初识文字的不嫌其深，学者不嫌其浅，笔者力求作到雅俗共赏，老少皆宜，妇孺皆知。

这套书，原是应新加坡出版商之约而策划的。八十年代初，该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倡导华族文化传统，提倡学习汉语，狮城内的出版商们纷起响应，立即来到华族文化的故乡中国物色编者和撰稿人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他们的首选对象。该社的同事们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。从组稿到编辑，历时几年，百多部稿子已经成形正待发排时，原出版商因故难以履行合同。我们认为这是一套好的选题，不必强人之难，如在国内出版，也会受到读者欢迎的。正当我们准备出版时，北京科文经贸总公司慧眼相识，愿意鼎力相助，于是这套书理所当然地在华族文化的故乡与乡亲们见面了。

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，有着灿烂辉煌的文明史。当然，过去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，但历史是现在的根基，传统中蕴藏着面向未来的力量。

中国是文明古国，这是明摆着的事实，不用多说了；物质文明建设离不开精神文明建设，而精神文明建设有赖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，这是人人皆知的大道理，也用不着多说了。要说的话都包含在这套书中。你看了这套书，如若增广了知识，陶冶了情操，精神为之一振，觉得做一个中国人是无尚的光荣和骄傲，那么，我们几年经营的心血、斥巨资印制的苦衷，将不会白费。

陈早春

1995年12月

前 言

霍小玉是霍王的庶出女儿。她的母亲是霍王的侍妾。霍小玉长得美貌多姿，又聪明灵慧，父亲爱她如掌上明珠。不幸的是，霍王去世后，因为母亲的地位卑下，小玉的兄长们容不得她们母女，被赶出了霍府。母女俩流落到平康巷，卖笑为生。

虽然命运多舛，但霍小玉洁身自好，她只有一个心愿，寻得一个才貌双全的青年男子，即使不能白头偕老，也能恩恩爱爱地生活几年。不久，陇西才子李益进京赶考，来到长安。由鲍十一娘穿针引线，认识了小玉，二人一见钟情，即日成亲。

半年后，李益归家省亲，杳无归期。原来，李母为了儿子的前程大计，已经给他订下了与卢小姐的婚事，李益认可。他觉得无脸再见小玉，便躲到了朋友家。

小玉忧愤成疾，临死，在黄衫客的帮助下见到了李益，小玉在负心人面前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之后，气绝身亡。

这是一个凄婉哀绝的爱情故事，在中国民间流传不衰。最先，有《霍小玉传奇》（小说），后有汤显祖的《紫钗记》（剧本），现代又有京剧《霍小玉》。本篇《霍小玉》就是根据如上传奇、剧本改编的，希望您能喜欢。

作 者

目 录

一	对镜惜春	1
二	元宵观灯	7
三	信誓旦旦	11
四	恩爱夫妻	17
五	设宴庆贺	22
六	一波三折	29
七	折柳阳关	33
八	洛阳省亲	38
九	情思悠悠	43
十	远地投亲	49
十一	瘦卧空房	55
十二	隐居长安	61
十三	忧愤成疾	65
十四	卖钗泣玉	73
十五	侠气豪情	78
十六	心高命薄	82
十七	厉鬼情笃	86
十八	倩影缠身	91
	思考题	96

一 对镜惜春

唐太宗大历年间，霍王李元軌病逝，其宠婢郑氏和爱女霍小玉被赶出了霍王府。

“小姐起床了！小姐起床了！”廊子里的鹦哥儿，连声叫道。

丫环浣纱闻声慌慌赶来，果然见自家小姐漱洗完毕，坐在梳妆台前自己动手梳理头发。浣纱连忙抢过霍小玉手中的梳子，悉心侍候起来。

“到底浣纱比我心灵手巧，眨眼工夫就把这头理出了样子。好了，你去侍候夫人，这紫玉钗还是让我试着往头上别吧。”小玉说着，把浣纱手里的紫玉钗接了过来。浣纱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，似有话说却一时不知怎么开口。

“去吧，快去吧！”小玉轻声说。“要不鹦哥儿又要唤你了。”

浣纱退至门边，犹豫少许，见小玉连头也没回，有点委屈地朝郑夫人的屋子走去。

霍小玉对着镜子往头上戴了几次紫玉钗，横竖看去不如丫环浣纱戴得有韵致，便有些赌气地把紫玉钗拿在手里把玩起来。这是一枚精雕细琢的饰物。整块玉石晶莹透亮，玲珑剔透；玉上的波纹如云，两只春燕在云中翩然飞舞，栩栩如

生。一年多前，霍小玉到了挽髻的年龄，她父亲霍王花了一万钱让宫内老玉匠做了这只玉钗，送给她佩戴。霍王说女儿生来是块洁白晶莹的美玉，头戴一枚双燕比翼的紫玉钗，日后婚事定会称心如意的。但是，谁料想霍王不久得急症身亡，霍王的兄弟们嫌小玉的母亲出身卑贱，将她们母女俩赶了出来……

霍小玉想到这里，不觉长叹一声，起身来到门边，望着庭院中四株樱桃树感慨万分。她们母女搬到这小庭院半年多了，生活虽然平静，一种寂寞的失落感却时时缠着她。是呀，半年前，她身置朱门重重庭院的王府之中，粗细丫环使着十几个，使点小性子连兄长姐妹也让她几分，因为她是霍王的掌上明珠呀。可是，转眼她却身置这平康巷里，成了烟花女子，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，想一想虽使她心虚胆寒，却又每每生出一种不甘心认命的心情。

“女儿这些天怎么啦？”郑夫人问着话，挑帘进屋，身后跟着丫环浣纱。“嫌浣纱侍候你不周到？”

“不，母亲。哪里的话。”霍小玉把郑夫人引在座位上。“浣纱不好，我能从王府把她带来？”

“那你为何不让浣纱侍候，起这么早自己梳洗打扮，害得她又到我屋里哭得好委屈？”

“我是想——”霍小玉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她怕话说得有不当之处，惹母亲难受。

“有话直说。”郑夫人催促道。“你一向快言快话，今日怎么吞吞吐吐起来？”

“我是想，咱家钱财虽不缺花的，可只有出的没有进的，坐吃山空，终有生活拮据的时候。那时我们连一个丫环也使

不起了，我不自己料理一切，怎么行？既然迟早有这么一天，不如我从小学起来的好？”

郑夫人见女儿这么年稚却想得这般周全长远，既感到惊喜又觉得心酸，一时竟不知对答什么是好。浣纱则听得十分感伤，不觉流下泪来，扑通跪在地上，说：

“只要有浣纱一口饭吃，浣纱愿今生今世服侍小姐和夫人！”

“浣纱快起来。”霍小玉把浣纱扶起来，替浣纱擦掉泪水，笑道：“我的话只是从长计议，哪能把你的打发走？”

“哎，都是我的过错。”郑夫人若有所怪地说。“干不该万不该我不该把桂子丫环打发走。我明日就差人把她叫回来。”

“母亲，女儿不是这个意思。”霍小玉解释说。“我只是想，我在王府一直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，弄文舞墨吹弹吟唱虽说在行，可对以后的日子来说，总不如纺花织布穿针引线实用呀。”

“女儿多虑了。”郑夫人说。“咱来到这平康巷，就要学会随遇而安。咱女人虽历来只有嫁狗跟狗走嫁猫跟猫跑这一条路，但身居这平康巷，咱就只好不嫁男人吃男人了。你母亲能有今日，还不是沾了是个女人的光？没有霍王的宠爱，就没有眼前这家当。女儿天生丽质，我不相信女儿的命会比为母的差！”

“可是，母亲。”霍小玉说，眉头皱起来。“你别忘了你那时是在霍王跟前当丫环，只讨霍王喜爱就行；女儿如今身置平康巷，日后要靠卖笑接客！”

“女儿多虑了。”郑夫人听女儿说出这样的话，心里难过，连忙安慰说。“咱家虽在平康巷，但凭咱家的产业和地位，为

母的哪忍心让女儿去卖笑接客？就是从最坏处着想，咱家日后来的都是朝士、文人、举子和进士，至少也是豪商大贾，平民百姓还敢——”

“母亲不知女儿的心事。”霍小玉说。“只要真心相爱，小女能许身一人，纵是平民百姓也不计较。若是被人玩在床第之间，算他是达官贵人，女儿也认定是枉来人世一遭！”。

“女儿的心事我早知道。”郑夫人说。“为母只是说做女人介于也易也不易之间，认真不认真之间。我担心的是孩儿心高命薄，太和命运认真，日后吃亏，为母心里不安。其实，自从搬到这平康巷，我早已托人为女儿物色可意郎君了。你可听我说起过一个名叫鲍十一娘的吗？前些日子我外出串门，碰巧见到她了。她过去也是王府的丫环，因跟一名书童相好偷情被赶出府来，流落到了这平康巷，做了十来年烟花女人，弄得些积蓄，早已弃娼从良，自立门户。她眼下是长安城里有名的媒婆，因她心地善良，为人豪爽，成全了不少有情男女。”

郑夫人的一番话使霍小玉的心情踏实了许多。这不仅仅因为郑夫人是她的母亲，更因为郑夫人有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身世。霍王府里粗细丫环少说几百，郑夫人能凭貌相和心计赢得霍王的宠爱，这点一直使霍小玉深感不易。当初她们母女虽被王府赶出来，郑夫人并不因此低眉下眼，矮人一等，而是据理争得一份财产，毅然搬到这平康巷，与娼门女子为伍。霍小玉对母亲的行动十分佩服又十分不解。她佩服母亲临乱不慌，面危不惧，但不理解母亲为什么非搬进这平康巷。从今日的话中，霍小玉听出了母亲的世故人情。是呀，女人万不得已靠姿色生活也是一种求生的方式，更何况母亲已在为她寻找可意郎君。

“有人来了！”鸚哥又叫起来。鸚哥报客的声音还没有落，随着一阵风，鲍十一娘飘然来到门口，高声叫道：“不请自到，可有我一碗饭吃？”

“快进来，快进来！”郑夫人撩帘迎进鲍十一娘。“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哩。我们仨正在说你。”

“背后不说人，说人没好话。说我什么坏话，如实讲来，要不我可就不给你家当媒人了！”

“听听你这张不饶人的媒婆嘴。小玉，快来见过鲍十一娘。”

霍小玉早站在一边，勾颈含首，笑而不露，欲言又止。鲍十一娘见霍小玉行礼，连忙扶住，扳着霍小玉的肩膀下死眼端详，弄得霍小玉越发窘迫起来。

“哎呀，真真是龙生龙凤生凤，看这闺女的俊俏劲哟！叫甚名来着？小玉，噫小玉，啧啧，真是一块好玉哩。凭这俊样，只有咱挑拣男人的份儿。小玉认我做干娘吧，你的终身大事包在我十一娘身上！”

“十一娘不愧姓鲍，满长安城里打包票呢。”

郑夫人笑道。

“那是，那是！成全一对有情男女，胜造十级浮屠。小玉，愿认我做干娘不？”

霍小玉甜甜地唤一声干娘，要往地下跪，但被十一娘紧紧握着两肩，拦了下来。

“算了算了，叫我一声干娘就够我受用一辈子了，还跪下叩头做甚么？”十一娘笑道，仍在不住地打量小玉。

这时，浣纱端上茶点，郑夫人招呼鲍十一娘入座，品茶叙话。从鲍十一娘和母亲的叙旧中，霍小玉得知鲍十一娘被

霍王府赶出后，还到薛駙马家做了好些年歌妓，识得不少世面。如今她凭着一张巧嘴，常到豪门贵戚府上挟策追风，因而道出了一桩又一桩轶闻趣事，让霍小玉听得非常入神。

“近来长安来了不少进士，准备明年复试，然后再由吏部考核授官。他们中间有不少出名的诗人呢。他们一离家门就成了没缰绳的小驴儿，个个想活得落拓不羁，风流倜傥，纷纷送厚礼托我为媒。我看小玉姑娘的面相正值开婚之际，说不准这批进士中就有我家干女儿一个呢。看看，分明心里在想如意郎君，听别人说起又不好意思起来。得了得了，今日我不让小玉姑娘难为情了。后天就是元宵节，我是来约你们母女去看灯呢。”

“那是自然要去的。”郑夫人应道。“元宵观灯还从未去过，今有鲍十一娘相邀，哪有不去之理？”

元宵观灯的话说过之后，她们又说了些别的，鲍十一娘起身告辞，郑夫人母女苦留不住，送出门来，依依道别。

二 元宵观灯

元宵之夜，张灯结彩，熙熙攘攘，处处呈现出晚唐特有的欢乐景象。街头的梅树红白相间，点缀花开，使元宵夜凭添了花早春迟的诗情画意。

郑夫人、鲍十一娘、霍小玉和丫环浣纱一行四人正看灯看得入迷，忽见一黄衫客骑着白马，挥着马鞭，追赶着一群流气十足的纨绔子弟，穿市而过，嘴里高声喊着：

“不把你们这些害群之马赶出这良辰美景，我黄衫客枉为侠客！”

等这队人马走过，郑夫人等四人从躲避处走出，继续观看华灯。

“干娘可知道方才那些人因何事吵嚷吗？”霍小玉问道。

“哎，大家都喜欢盛世，岂不知盛世偏出这些纨绔子弟，整日吃饱喝足，游手好闲，在街头寻衅滋事。那黄衫客呢，仿佛就是冲这些恶少应世而生，来去无踪，专治他们。”

“正是一物降一物。”浣纱插话说。

“霍王府虽不如这街头的元宵夜热闹有趣，倒决然不会有这等怪事。”郑夫人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我们四人一行，只要不散，纵然碰上流氓寻事，也还对

付得了的。再往前走几十步，拐过那边街角，有一新辟的游艺宫，在宫里可猜谜语、联对子、吟诗填词。我想小玉是很喜欢前去的。”鲍十一娘说。

“听干娘这么说，那是个有趣的地方。”霍小玉说着，用手去抚摸头发时，忽然惊叫出来：“哎呀，不好了！我的紫玉钗不知何时丢了。”

四个人慌忙停步，四下寻找，半天不见紫玉钗的影子。

“我方才摸头还摸到它的，怎么转眼之间就会没了呢？它若从头上落下地，也该有个声响——”霍小玉的话没说完，丫环浣纱急煎煎地插进话来：

“说不定让梅枝勾去了呢。方才我扶着小姐躲避那队人马，不是低头钻过一棵梅树吗？”

“浣纱说得有理。”郑夫人说。

“母亲和干娘在这里稍等，我和浣纱快去寻找寻找。”

浣纱领着霍小玉来到那棵梅树前，搜遍梅枝没见紫玉钗，却见一英俊小生站在梅树不远的地方，像在找人，却时不时朝霍小玉暗中窥视。浣纱见他不住窥视自家小姐，忍不住责问道：

“为甚偷看我家小姐？”

“你可是在寻找东西？”小生并不惧怕，反问道。

“莫不是你这书生拾得？”浣纱问。

“姐姐可是霍王小姐家的丫环？”

“是呀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莫不是寻宝钗未得？”

“正是正是！”浣纱欣喜万分，上前一步伸手要钗。“定是你拾得我家小姐的紫玉钗，快快还我吧。”

“钗倒是拾得，可我要亲自与你家小姐交代。”

“既然拾了别人的东西，还了便罢，为何非见我家小姐？”

“浣纱，这话怎么使得。”霍小玉在一旁低声说。“你且问秀才家住何处，姓甚名谁，我们送谢礼好有个地点。”

“陇西李益，表字君虞，排号十郎，年方二十，尚未婚娶。”小生不由分说，一古脑儿自我介绍说。

“哎哟哟，谁问你这些了！”浣纱嗔道。

“这么说，你是来长安应试的那批进士罗？”霍小玉勾着头，莞尔一笑，问道。

“正是正是。”李益说着，往近靠了一步。

“这么说，‘开帘风动竹，疑是故人来’，就是公子写的？”

“粗浅之句，承蒙小姐费心记着，真是不胜荣幸。”

“双燕玉钗落在秀才手中，也算奴家的幸运了。今晚把玉钗还我，日后定有重谢！”小玉说。

“请问丫环姐姐。”李益说着往浣纱跟前凑了凑。“我李益弱冠未婚，未曾见过香闺钗钿之物。今宵在月下遇见你家小姐，拾玉花间，正是梅枝作媒，双燕双飞。我用这玉钗当求婚纳聘之物，托鲍十一娘向你家小姐求婚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你这书生也太唐突了，鲍十一娘和我家夫人还在那边等我们呢。快把玉钗还来。”

“浣纱说话有礼才是。”霍小玉说过，朝李益斜过身去。“李郎你有所不知，这玉钗是我父亲生前所赐，无价之宝，当作纳聘之物恐有不妥，你还是还于我们的好。既然你和鲍十一娘很熟，我们不妨一起去见她，免得她们二老在那里苦等。”

“小姐说得在理，我这就把钗还上。”李益把紫玉钗还给浣纱，朝霍小玉转过身去。“只是小姐怜才，小生重貌，我请

鲍十一娘另下聘礼，小姐意下如何？”

“这话你还是去和鲍十一娘商议吧。”霍小玉羞赧地一笑，而后跟浣纱说：“既然寻到紫玉钗，我们快走吧。”

霍小玉和浣纱在前面走，李益远远跟在后面，不一会儿来到郑夫人和鲍十一娘这里。

“紫玉钗可寻着？”郑夫人问道。

“被一书生拾到，硬和我们纠缠半天。”浣纱说。

“哪位书生？”鲍十一娘问道。

“就跟在我们身后。”浣纱不满地抱怨说。“还是甚么名诗人，竟这般磨缠人！”

“哎呀，这不是李十郎吗？”鲍十一娘见李益走近，赶忙招呼说。“我原想安排你们在游艺宫会面，不料你们提前相见，可见你们有缘份。你们面也见了，话也说了，我看咱们就别去游艺宫了。你们双方若有意，各自给我捎话，我在你们之间穿针引线就是了。郑夫人，你看呢？”

“你是风月场上的谋主，你让我看什么呢？”郑夫人笑道。“天色已不早，我们各自回家是正事。”